

# 魏晉清談(上)

李則芬

## 一、清談家的形形色色

魏晉人士有清談風尚，所談以老莊學說為主，世人謂之「談玄」，而清談家自己則稱為「微言」。例如衛瓘昔於魏正始中（二四〇—二四八）與諸名士談論，後見樂廣而奇之，曰：「自昔諸賢既沒，常恐微言將絕，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。」（晉書樂廣傳）又王敦對謝琨稱贊衛瓘曰：「昔王輔嗣（王弼）吐金聲於中朝，此子復玉振於江表，微言之緒，絕而復蘇。不意永嘉（三〇七—三一二）之末，復聞正始之音。何平叔（何晏字）若在，當復絕倒。」（玠傳，衛瓘附傳）又王濛子脩年十二，作「賢全論」，濛以示劉惔，曰：「敬仁（脩字）此論，便足以參微言。」（晉書外戚王濛傳）

「微言」作何解釋呢？「前漢書」藝文志序言：「昔仲尼沒而微言絕」。李奇注「隱微不顯之言」，顏師古注「精微要妙之言」。清談家以微言自命，可見他們多麼重視其事。我們不可為「清談」二字所誤，看作四川人在茶館「擺龍門陣」，凡夫俗子人人都會。

談玄的人士有幾個特色，茲從「晉書」有關列傳及「世說新語」等所說（二者相同的事，但注晉書），分類轉述如下。然其中有一些事是因入而異的，雖有不少人為之，仍不是普遍現象。

第一個特色，所談多為老莊學說及易經，例如：

阮籍博覽群籍，尤好老莊，不拘禮節，發言玄遠。為「達莊論」，敘無為之貴。（籍傳）

阮修好易老，善清言。（脩傳，籍附傳）

阮放侍太子，常說老莊，不及軍國。（放傳，籍附傳）  
嵇康學不師受，博覽無不該通；長，好老莊。（康傳）  
謝琨好老易。（琨傳）

向秀雅好老莊之學，為之隱解，發明奇趣，振起玄風。讀之者超然心悟，莫不自足。（秀傳）

郭象好老莊，能清言。（象傳）

山濤性好老莊，每隱身自晦。（濤傳）

王衍妙善玄言，唯談老莊為事。（衍傳）

劉惔善談玄，尤好老莊，任性自然。（惔傳）

殷浩有美名，與叔父融俱好老易。（浩傳）

至於儒家衛道之士所控訴的罪魁禍首王弼與何晏二人，深嗜老莊及易學，那就更不用說了。這二人的事，下面再作專論。

第二個特色是要言不煩，例如：

王衍自謂與人言甚簡，及見樂廣，便覺己之煩。（廣傳）

王衍為當時談宗……及與阮修談，修言簡而旨暢，乃嘆服焉。（修傳，阮籍附傳）

阮瞻見司徒王戎，戎問曰：「聖人貴名教，老莊明自然，其旨同異？」瞻曰：「將無同。」戎嗟嘆良久，即命辟之。時人謂之「三字椽」。（瞻傳，阮籍附傳）

瞻傳，阮籍附傳）

王羲之三子——徽之、操之、獻之——同謁謝安，既出，客問安，王氏兄弟孰優？安曰：「小者（獻之）佳。」客問其故，安曰：「吉人之辭少（易經語），以其少言，故知之。」（獻之傳，羲之附傳）

劉惔雅善言理，簡文帝初為相時，惔與王濛並為談客，受上賓禮遇。某曰：孫盛來見，帝使殷浩難之，不能屈，乃命迎惔至。盛素服惔，及至便與抗答，其辭甚簡，而盛遂屈，一座撫掌大笑。（惔傳）

王濛與劉惔齊名，凡稱風流者，皆舉惔、濛為宗。謝安常贊美濛曰：「王長史語甚不多，可謂有令音。」（外戚王濛傳）

例外的則但見「世說新語」記有二事：(1)胡母彥國（胡母輔之）吐佳音如屑，後進領袖。注，其言談靡靡，如解木出屑。（卷中之下賞譽）換言之，話匣子一打開，話就源源而來。(2)謝鎮西（謝尚）少時，聞殷浩能清言，故往造之。濛為謝標榜諸義，作數百語，既有佳致，兼辭條豐蔚，甚足以動心駭聽。（卷上之下文學）

然「晉書」列傳多採「世說新語」故事，而此二事不錄；且胡母輔之與溫浩二人都不是十分出色的清談家，大概清談仍以言簡為上。

第三個特色是酣飲狂醉，例如：

阮籍不與世事，酣飲為常。晉文帝（司馬昭，時為魏相國）欲為武帝（司馬炎）求婚於籍，籍醉六十日，不得言，而止。（籍傳）

阮咸常與諸阮共飲，不用杯觴斟酌，以大盆盛酒，圍坐，相向大酌。更飲時，有群豕來，咸去其上蓋，便與豕共飲。（咸傳，籍附傳）

阮孚避亂渡江，元帝以為安東參軍。孚蓬髮飲酒，不以王事嬰心。（孚傳，籍附傳）

阮裕為大將軍王敦主簿，以敦有不臣之心，乃終日酣觴，以酒廢職。（裕傳，籍附傳）

劉伶常乘廐車，携一壺酒，使人荷鋤而隨之，謂曰：「死，便埋我。」（伶傳）

謝琨每與畢卓、阮放、羊曼、桓彝、阮孚、胡母輔之、光逸等縱酒。散髮裸袒，閉室酣飲，不捨晝夜，時人謂之八達。（琨傳及光逸傳）

胡母輔之性嗜酒任縱，不拘小節。（輔之傳）

畢卓為吏部郎，常飲酒廢職。夜至鄰家盜酒，為掌酒者所縛。（卓傳）

山簡優游卒歲，唯酒是耽。（簡傳，山濤附傳）

王澄為荊州刺史，日夜縱酒，不視庶事，雖寇戎急務，亦不以在懷。

益、梁流民反，推杜弢為主，南破零陵，東掠武昌，敗王機於巴陵，澄亦無憂懼之意。但與王機日夜縱酒，投壺博戲。（澄傳）

第四個特色是手持麈尾，例如：

王衍妙善玄言，唯談老莊為事。每捉玉柄麈尾，與手同色。（衍傳）

孫盛嘗詣殷浩談論，對食，奮擲麈尾，毛悉落飯中。（盛傳）

王僧虔誡子書有云：「……專一書，轉通數十家注，自少至老，手不釋卷，尚未敢輕言。汝聞『老子』卷頭五尺許，未知輔嗣何所道，平叔何所說，馬、鄭何所異，指（旨）例何所明，而使盛於麈尾，自呼談士，此最險事！」（南齊書僧虔傳）

但是，手執麈尾為晉代士大夫階級的一般風氣，名士日常生活中常有此習，已不限於談玄之士，也不限於談玄之時。例如，(1)王導傳說，妻曹氏性妬，導甚憚之，密營別館以處眾妾。曹氏知之，將往問罪。導恐妾被辱，遽令命駕。猶恐遲之，以所執麈尾驅牛而進。(2)何充傳說，充為王導姨妹之子，少與導善，早而顯官。嘗詣導，導以麈尾指牀，呼充共坐，曰：「此是君坐也。」(3)孟嘉傳稱，嘉自廬陵還都，太尉庾亮問風俗得失，對曰：「還傳（待回到傳車時）當問吏。」亮舉麈尾掩口而笑。

然趙翼「二十二史劄記」說：「蓋初以談玄用之，相習成俗，遂為名流雅器，雖不談，亦常執持耳。」我對他的說法不同意，我認為恐怕正好相反，初為士林共同風尚，其後尤為談玄人士所樂用。我的理由有二：(1)談玄魏已開始，而魏及西晉皆罕見手持麈尾的記錄（似只有王衍一例），渡江之後始盛行。(2)當時的儒家衛道之士（名教中人）對談玄人士深惡痛絕（詳下），斥之為蛇蝎，如果執麈尾的風氣，為談玄人士所創，名教中人決不肯尤而效之。下述三個故事，有國子學教授，有改邪歸正的名教中人，還有一僧，大概皆不是效法談玄者的行爲。

王濛傳稱，濛少時放縱不羈，不為鄉曲所齒；晚節始克己勵行，有風流（意為名士）美譽，虛己應物，恕而後行。他死於三十九歲，病篤時，於燈下轉麈尾視之，嘆曰：「如此人，曾不得四十也！」臨殯，其好友劉恢以犀把麈尾置棺中。

「南齊書」卷四十一周顒傳，西涼州智林道人（實即禪師）自謂：「

貧道（僧）執麈尾以來，四十餘年，東西講說，謬重一時。」

「梁書」卷三十七謝舉傳，舉少博涉多通，尤長玄理及釋氏，常與義僧遞講經綸。先是，北渡人盧廣有儒術，為國子學博士（儒學的講經教授），於學（國子學）發講。舉造坐，屢折廣，辭理通邁。廣深嘆服，以所執麈尾薦（贈）之。

第五個特色是不拘禮法，也就是反禮教的行為。這個特色與狂飲有密切關係，上面第三個特色中已經附帶地一再提到他們的反禮教行為，這裡不再多說，只舉阮籍、阮咸叔姪二人的幾件事為例。

阮籍性至孝，母終，籍正與人圍棋，對弈者請止，籍留決賭。既而飲酒二斗，舉聲一號，吐血數升。及將葬，食一蒸肫（豚），飲二斗酒，然後臨訣。直言窮矣，舉聲一號，因又吐血數升，毀瘠骨立，殆致滅性。裴楷往弔之，籍散髮箕踞，醉而直視。……鄰家少婦有美色，當壚沽酒。籍嘗詣飲，醉，便臥其側，既不自嫌，其夫察知亦不疑也。兵家女有才色，未嫁而死。籍不識其父，逕往哭之，盡哀而還。

籍深惡世之所謂正人君子，著「大人先生傳」，極盡嘲蔑之能事，略曰：「世之所謂君子，惟行是修，惟禮是克，手執圭璧，足履繩墨，行欲為目前檢（法式，榜樣），言欲為無窮則。少稱鄉黨，長聞鄰國，上欲圖三公，下不失九州牧。獨不見群蟲之處禪中（禪襠內），逃乎深縫，匿乎壞絮，自以為吉宅也。行不敢離縫隙，動不敢出禪襠，自以為得繩墨也（合禮法）。然炎丘火留（流？），焦邑滅都，群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。君子之處域內，何異乎蟲之處禪中乎？」（籍傳）

阮咸居母喪，縱情越禮。素辛姑之婢，姑當歸於夫家，初云留婢，既而從去。時方有客，咸聞婢去，遽借客馬追之。既及，與婢累騎而還。（咸傳，籍附傳）

此外還有幾個特點，雖不算十分普遍，倒也常見紀錄：

1 他們對於世俗之事，大都漠不關心。例如，嵇康家貧，情願鍛鐵為業，自食其力。山濤將去選官之職（大概是初去吏部郎時），舉康自代，康竟致書與濤絕交。他表示：「今但欲守陋巷，教養子孫，時與親舊叙離澗，陳說平生，濁酒一杯，彈琴一曲，意志畢矣。」（康傳）

2 著名的談玄人士多美丰姿。談玄議論高深，言詞又簡約微妙，非人可懂。惟有容貌俊秀者，最為都中士女所傾倒。史上有紀錄的，如嵇康美詞氣，有丰儀，王衍神情明秀，風姿詳雅，山濤稱之為寧馨兒，王戎說他神姿高徹，如瑤林瓊樹；殷浩弱冠有美名；樂廣也是自幼神姿朗徹，夏侯玄一見就說他日後當為名士。最著名的是衛玠，五歲即已風神秀異。總角時，乘羊車入市，見者皆以為玉人，觀者傾都。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，議者以為「婦公冰清，女婿玉潤。」至建康，京師人聞其姿容，觀者如堵。玠勞疾甚，遂卒，年僅二十七歲。時人謂玠被「看殺」。（玠傳，衛瓘附傳）

3 一般多愛音律，善彈琴。大概為了要自得其樂，清談家都有這一嗜好與特長。史上所記的，恐怕只以最善彈琴的人為限，但也不算少了。然諸人傳中大都只帶述三兩字而已，如阮籍善彈琴；謝琨能歌，善鼓琴；阮咸解音律，善彈琵琶。說得稍詳的有二人：阮瞻傳說，瞻善彈琴，人往求聽，不問貴賤長幼，皆為彈之。嵇康傳說，彈琴詠詩，自足於懷。而向秀傳又說嵇康「博綜伎藝，於絲竹特妙。」後以事見法，臨刑之際，猶「顧視日影，舉琴而彈之。」

## 二、衛道之士口誅筆伐

談玄人士的這些反常言行，處處向聖人的禮教挑戰，所謂名教中人的儒家衛道之士，自然會深惡痛絕。「晉書」列傳中留下有不少紀錄，茲將他們疾顏厲色，義正詞嚴的話，摘錄如下：

司馬氏專魏政時，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，居喪無禮。司隸校尉何曾於文帝（司馬昭）座前，面斥籍曰：「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，今忠賢執政，綜核名實，若卿之輩，不可長也！」因言於帝（昭）曰：「公方以孝治天下，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？宜擯四裔，無令污染華夏……」（晉書何曾傳。文中文帝實為景帝司馬師之誤，細讀原傳上下文自明。）

裴頠（裴秀之子）於惠帝即位之初，為國子祭酒，相當於教育部長。他鑒於時俗放蕩，不尊儒術，風教凌遲，乃著「崇有論」，痛斥老莊虛無之說。略謂：「……悠悠之徒，遂闢貴無之議，而建賤有之論。賤有則必

外形，外形則必遺制，遺制則必忽防，忽防則必忘禮。禮制不存，則無以爲政矣。……遂薄綜世之務，賤功烈之用，高浮游之業，卑經實之賢。是以立言藉其虛無，謂之玄妙；處官不親所司，謂之雅遠；奉身散其廉操，謂之曠達。故砥礪之風，彌以陵遲。放者因斯，或悖吉凶之禮，而忽音止之表，瀆棄長幼之序，混漫貴賤之級。其甚者，至於裸裎，言笑忘宜，以不惜爲弘，士行又虧矣。……」（顧傳，裴秀附傳）

傅玄於晉武受禪之初，上書言事，請舉清遠有禮之臣，以敦風節。他首先論及時俗之弊，說：「近者，魏武好法術，而天下貴刑名；魏文慕通達，而天下賤守節。其後綱維不攝，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，使天下無復清議，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。」（玄傳）

庾峻爲國子學博士，以時人重莊老而輕經史，懼雅道陵遲，乃潛心備典。又疾世浮華，不修名實，著論以非之，可惜史上說「文繁不載」，內容不得而知。（峻傳）

江惇仕於東晉，史稱性好學，儒玄兼綜。每以爲君子立行，應依禮而動，雖隱顯殊途，未有不傍禮教者也。若乃放達不羈，以肆縱爲貴者，非但動違禮法，亦道之所棄也。乃著「通道崇檢論」，闡揚其說。（惇傳，江統附傳）

應詹也是十足的名教中人，幼孤，由祖母養育。十餘歲時，祖母終，居喪毀頓，杖而後起，遂以孝聞。弱冠知名，性質素弘雅，物雖犯而弗之較，以學藝文章稱。司徒何劭見之，曰：「君子哉若人！」初爲其舅祖鎮南大將軍劉弘的長史，弘之得以著績漢南，爲東晉奠定南疆基業，多得詹之助力。元帝渡江卽位之初，詹爲荊州刺史，遷益州，領巴東將軍，乃上疏陳便宜，請興國子學，崇明教義。他說：「性相近，習相遠，訓導之風，宜慎所好。魏正始之間，蔚爲文林；元康（晉惠年號，二九一—二九九）以來，賤經尚達，以玄虛宏放爲夷達，以儒術清儉爲鄙俗，永嘉（懷帝元號，三〇七—三一三）之弊，未必不由此也，今雖有儒官，教養未備，非所以長育人材，納之軌物也。……」（詹傳）

下壺於東晉成帝初年爲尚書令，以褒貶爲己任，勤於吏事，欲軌正督世，不肯苟同時好。王導稱疾不朝，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，壺奏以導虧法

從私，無大臣之節，雖事寢不行，舉朝震肅。時，貴遊子弟多慕王澄、謝琨爲達，壺厲色於朝，曰：「悖理傷教，罪莫斯甚！中朝傾覆，實由於此。」欲奏推之，王導、庾亮不從，乃止；然聞者莫不折節。（壺傳）

熊遠於元帝時爲尚書左丞、散騎常侍，在朝剛正不阿。會冬季大雷雨，帝下詔自責，乃上書，言朝政三失，其第三者曰：「……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，奉法爲苛刻，盡禮爲諂諛，從容爲高妙，放蕩爲達士，驕騫爲簡雅，此三失也。」（遠傳）

陳頴從元帝爲鎮東行參軍事，典法、兵二曹，與王導書曰：「中華所以傾弊，四海所以土崩，正以取才失所，先白望而後實事，浮競驅馳，互相賈薦，言重者先顯，言輕者後叙，遂相波扇，乃至凌遲。加有莊老之俗，傾惑朝廷，養望者爲弘雅，政事者爲俗人，王職不恤，法物墮喪。（頴傳）

王坦之與謝安同輔幼主孝武帝，以謝安好聲律，期服中不廢妓樂，坦之非之，致書苦諫，往返數四，其尊重名教如此。他深恨時俗放蕩，不效儒教，頗尚刑名，歸罪於莊子，乃著「廢莊論」，大意說：「苟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，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。何晏云，莊軀放玄虛，而不周乎時變。三賢之言，遠有富乎？……天下之善人少，不善人多；莊生之利天下也少，害天下也多，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，莊生作而風俗頹。禮與浮雲俱征，僞與利蕩並肆，人以克己爲恥，士以無措爲通，時無履德之譽，俗有蹈義之愆。驟語賞罰，不可以造次；屢稱無爲，不可以適變，雖可用於天下，不足以用天下人。昔漢陰上人修渾沌之術，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？……」（坦之傳，王湛附傳）

范甯崇儒抑俗尤力，初爲餘杭令時，在縣興學校，養生徒，潔己修禮，志行之士莫不宗之。期年之後，風化大行。史稱中興以來，崇學教授，未有如甯者。他以時俗浮虛相扇，儒雅日替，其源始於王弼、何晏，謂二人之罪，深於桀紂。人問其故，乃著論曰：「聖人德侔二儀，道冠三才，雖帝皇殊號，質文異制，而統天成務，曠代齊趣。王、何蔑視典文，不遵禮度，游辭浮說，波蕩後生，飾華言以翳實，騁繁文以惑世。摺紳之徒，翻然改轍；洙泗之風，緬然將墮。遂令仁義幽淪，儒雅蒙塵，禮壞樂崩，中原傾覆。古之所謂言僞而辯，行僻而堅者，其斯人之徒歟！昔夫子斬少

正於魯，太公戮華士於齊，豈非曠世而同誅乎？桀紂暴虐，正足以滅身覆國，爲後世鑒戒耳，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？王、何叨海內之浮譽，資膏梁之傲誕，畫蠅魅以爲巧，扇無檢以爲俗，鄭聲之亂樂，利口之覆邦，信矣哉！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，歷代之罪重，自喪之釁小，迷衆之愆大也。」

（寧傳，范汪附傳）

隱士戴逵則獨斥元康（惠帝朝）中人，而不罪竹林諸賢。逵本傳稱，性行高潔，常以禮度自處，深以放達爲非道，乃著論曰：「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，不仁之子也；君危而屢出近關者，苟免之臣也。而古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？達其旨故也。達其旨，故不惑其迹。若元康之人，可謂好遜跡而不求其本，故有損本狗末之弊，舍實逐聲之行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，慕有道而折其巾角，所以爲慕者，非其所以爲美，徒貴貌似而已矣。夫紫之亂朱，以其似朱也。故鄉原似中和，所以亂德；放達似惠蓮，所以亂道。然竹林之爲放，有疾而顰者也；元康之爲放，無德而折巾者也，可不察乎？且儒家尚譽者，本以興賢也，既失其本，則有色取之行，懷情喪真，以容貌相欺，其弊必至於未僞。道家去名者，欲以篤實也，苟失其本，又有越檢之行，情理俱虧，則仰詠兼忘，其弊必至於本薄。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，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。夫道有常經，而弊無常情，是以六經有失，二政有弊，苟乖其本，固聖賢所無可奈何也……」（逵傳）

還有東晉名將陶侃，也斥老莊學說及清談人士。侃爲征西大將軍、荊州刺史，常誠參佐當惜分陰，不可逸遊荒醉。有以談戲廢事者，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，悉投之於江。吏將則加鞭朴，曰：「樗蒲者，牧豬奴戲耳。老莊浮華，非先王之法言，不可行也。君子當正其衣冠，攝其威儀，何有亂頭養望，自謂宏達耶！」（侃傳）

北方諸國則頗興儒學，對談玄之風，疾惡如仇。「晉書」載記十三前秦苻堅傳記稱，堅廣修學宮，召郡國學通一經以上者充之；公卿以下子孫，並遣受業。堅每月一臨大學，諸生競勸焉。及丞相王猛死，堅乃令禁老莊及圖緯之學。又載記十七後秦姚興傳記稱，興在長安大興儒學，招儒數百爲教授，諸生四方至者萬數千人。時，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，居母喪，彈琴飲酒。黃門侍郎古成（複姓）詭聞而泣曰：「吾當私刃斬之，以崇

風教。」高懼，潛匿，終身不敢見詆。

### 三、風氣雖壞，影響尚輕

憑「晉書」紀錄，至尊如簡文帝，至貴如位居三公，且身繫國家安危的謝安，都有談玄嗜好。簡文帝爲元帝少子，太和中爲丞相，及西海公廢，始嗣大位。史上說他清虛寡欲，尤善玄言。然無濟世大略，謝安稱之爲惠帝之流，「清談差勝耳。」（帝紀）謝安自己幼年見王濛，與之清言良久，遂有重名。當他東山高臥時，游賞必以妓女相從，其行爲不拘禮教，也正是當時談玄人士的共同風尚。（安傳）

還有不少人，其本身並非談玄人士，卻也沾染着清談家的放達風氣，或做出種種反禮教的行爲，或樂與怪癖的談玄人士「神交」。以竹林七賢而論，山濤、嵇康、王戎、劉伶都不是談玄人物，卻與籍等爲「神交」。山濤且可稱爲一代宗臣，史上說他「及居榮貴，貞慎儉約。雖爵同千乘，而無嬖媵。祿賜俸秩，散之親故。篤守禮教，以年踰耳順的衰老之身，居喪過禮，負土成墳，手植松柏。在吏部尚書任內，前後選舉，周徧內外，並得其才。且善甄拔隱士，搜訪賢才，旌命三十餘人，皆顯名當時。故人懷慕尚，風俗頗革。」（濤傳）顧亭林「日知錄」斥責山濤的話，未免太過。）

樂廣也只是一個名士，雖與王衍同爲當時風流人物之首，畢竟不是談玄人物。他所在爲政，人皆思其遺愛。及聞王澄、胡母輔之等以放任爲達，或至裸體，笑曰：「名教內自有樂地，何必乃爾！」（廣傳）

王忱於孝武帝太元中（三七六—三九六）爲荊州刺史，都督荆、益、寧三州軍事。他出身名教世家，父坦之，舅范甯，皆爲名教中著名人物，忱本人亦不慕老莊，未嘗談玄。然亦沾染放誕行爲，任性不拘，末年尤嗜酒，一飲連月不醒；甚或裸體而遊。嘗往岳家弔喪，其岳父痛哭，忱與賓客十餘人，連臂披髮裸身而入，繞之三匝而出。（忱傳，王湛附傳）

最後，再舉兩種怪異行爲，而當事諸人，也沒有一個是真正談玄人物：（1）嵇康與向秀鍛鐵大樹下，潁川鍾會（後爲滅蜀大將）往訪，康不爲禮，鍛鐵不輟。良久，會去，康謂曰：「何所聞而來？何所見而去？」會曰

：「聞所聞而來，見所見而去。」（康傳）(2)王羲之子徽之性放誕，好聲色。嘗居山陰，夜色初霽，月色清朗，四望浩然。獨酌酒，詠左思招隱詩，忽憶戴逵。時，逵隱居會稽剡縣，便夜乘小船詣之，經宿方至，造門不前，而返。人問其故，徽之曰：「本乘興而來，興盡而返，何必見安道（逵字）耶？」（徽之傳，羲之附傳）

以上所說的諸人之事，足以證明上節所述衛道之士的口誅筆伐，誠非無的放矢，魏晉的清談風氣，對於國家社會，確有相當的壞影響。然那些衛道之士所說，也不免有過甚其詞之嫌。作者仔細研究之後，認為雖有相當影響，卻不算十分嚴重。這裡分數點來說，先看西晉的亡國，是不是清談之罪。

作者寫過二篇論文，一為「五胡亂華是東漢的遺禍」，一為「西晉八王之亂」。前者詳細說明五胡亂華的遠因，自光武收容南匈奴起，匈奴一步步南移，到漢末大亂的時候，今晉南及陝北，大都變為他們的地盤了。情勢發展到這步田地，匈奴隨時都可以利用機會渡河攻取洛陽、長安。後者則說明司馬氏宗室骨肉相殘，使西晉的元氣喪盡，而交戰諸王，又分別勾結外族軍隊參與他們的內戰，遂成為五胡亂華的直接原因。總而言之，西晉之亡，遠因近因皆別有所屬，與清談並沒有多大關係。誠然，王衍被石勒俘殺時，曾有悔不當初之嘆；然王衍不過為作亂諸王所利用，諸王但欲憑藉其士林名望，圖壯自己的權勢而已（註），雖使其備位三公，實際並未握過實權，談不上誤國。最後由於東海王越一死，項城的三軍無主，才被眾人臨時推舉為帥，他自知無能，仍惶恐推辭。至於真正誤國的作亂諸王，則沒有一個是談玄人物。

註：「晉書」王渾傳，楚王瑋欲殺汝南王亮，公孫宏說瑋曰：「昔宣帝（司馬懿）廢曹爽，引太尉蔣濟參乘（同車）以增威重。」

大王今舉非常事，宜得宿望鎮厭衆心。司徒王渾宿有威名，為三軍所信服，可請同乘，使物情可憑也。一瑋從之。這是八王之亂開始時的事，其後每一諸王當權，莫不如法炮製，各自引用以利用的名流。王衍要到成都王穎得勢時才開始借重他，其後隨着諸王權力的每一轉移，王衍的地位便升高一步，終於

爬到三公地位，其實全是虛名而已。

其次，西晉之亡，不應歸咎於清談，謝安早已一語道破了。安嘗與王羲之登冶城，悠然遐想，有高世之志。羲之謂曰：「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；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給。今四郊多壘，宜思自效；而虛談廢務，浮文妨要，恐非當今所宜。」安曰：「秦任商鞅，二世而亡，豈清言致患耶？」（安傳）事實上，羲之徒以書法見長，性好服食養生，優游山水，自命名教中人，於國家的救亡圖存，毫無裨益。反之，嗜好談玄的謝安，則為使東晉轉危為安的一個大功臣。

第三，中國歷史上，渡江自保的南朝，有東晉與南宋二代。宋代是儒家一手包辦的朝代，絕無談玄歪風，然北宋無八王之亂而自亡，南宋則但靠納歲幣，以換取偏安之局，苟延殘喘。反觀東晉，儘管王導等但求自保，無規復中原之志，且常阻撓北伐的謀議，先後仍有過不少遠征壯舉，破虜攻城，戰績甚著，如祖逖渡江的壯烈，陶侃之取襄陽，桓溫之滅成漢（蜀），謝玄淝水之戰大破前秦百萬之衆，及劉裕先後擊滅南燕與後秦等。試問南宋有什麼可稱？不錯，五胡十六國旋起旋滅，興亡瞬息，論外寇，似不若南宋的敵人頑強；然苻秦之盛，實遠過於女真、蒙古。東晉能於淝水之戰大破秦師，遂使前秦解體；打破中原的異族統一之局，可見五胡之旋起旋滅，仍靠東晉本身的力量促成，不是由於僥倖。且東晉有過多次嚴重內亂，遠不及南宋內部安定。南宋有此優越條件，得以全力對外，其不能抵抗外侮，實由於君臣贖贖，但圖苟安，完全是不自振作，並非事不可為。我們把這兩代的歷史對照一看，可見儒家根本沒有資格罵晉代清談風氣誤盡國家。

現在，我們再來看看魏晉的清談風氣，究竟對社會有多大影響？

如上所述，清談家談的是「玄」。「道德經」說：「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」王弼注：「玄者冥也，默然無有也。」簡言之，玄就是虛無，談玄就是談論微妙老莊哲學，必須有很高的智慧，還要有豐富的學識，才夠資格談玄；連聽者也要有很高智慧，才能領悟那些不可思議的話。並不是像四川人擺龍門陣一樣，人人可為的。「晉書」良吏潘京傳說，京舉秀才，到洛，與樂廣共談累日。廣深嘆其才，謂京曰：「君天才過人，恨不

學耳。若學，必爲一代談宗。」京感其言，勤學不倦，遂善談過人。這就是有才選得飽學的事實證據。因此之故，清談的風氣，始終只限於一部分知識分子，「晉書」有傳而真正算得上談玄之人，實在寥寥無幾，而且一個個都備受儒家的攻擊。

由此可見，清談的風氣雖壞，對社會大眾並沒有了不起的影響。我們不妨比之爲宋以後的「居士」談禪，及理學家的侈談心性。這二者，論及弊害，與魏晉清談並無軒輊，同樣足以貽誤國家社會。若論其影響之大，則遠甚於談玄。談禪益助長社會迷信之風，理學則腐蝕了整個士林。若再拿當今的事來打比，魏晉清談之害，恐怕還不及現今打麻雀風氣的廢時誤事。

也許有些醉心宋明理學的衛道之士，看到此文把理學家學魏晉清談家相提並論，而斥爲大逆不道。然作者並非首倡此說之人，早已有前人說過了。例如：

清錢大昕說：「魏晉人談老莊，清談也；宋明人言心性，亦清談也。」

（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）

明謝肇淛說：「……自晉一變而爲清談，言始不適於用；宋一變而爲道學，其言又皆徇狗而不可聽，則又何貴於言哉？」（五雜俎卷十四事部二）

再說晉代善談玄的人，也未嘗沒有循規蹈矩，恪守儒家禮法，甚至有守有爲之人。例如，史稱庾亮美容，善談論，性好老莊，分明是一個談玄的健將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卻又善能克己脩身，史稱他「風格整峻，動由禮節，閨門之內，不肅而成。」又上述良吏潘京本傳說，他三任縣令，「明於政術，路不拾遺。」

至於清談人士的放蕩行爲，亦有不爲無因的，並非一個個全是自己作賤。舉幾個人爲例：

阮籍本有濟世之才，屬魏晉之際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，由是不與世事，以酣飲爲常。何況他還不許自己兒子效其行爲，籍本傳說，子渾有父風，少慕通達，不飾小節。籍謂曰：「仲容（阮咸）已豫吾此流，汝不得復爾！」

阮裕爲王敦主簿，羊曼爲敦右長史，皆以敦有不臣之心，乃終日酣醉

；以酒廢職。又謝琨傳說，名士王玄、阮修等之徒，以琨初登宰府，便至黜辱，爲之嘆恨，可見阮修之放任不羈亦自有故。甚至賢如山濤，也曾因曹爽爲司馬懿所誅，一度隱身，不交世務，縱酒任性。

胡母輔之的行爲更明顯，他與山濤、王敦、庾凱號稱四友，嗜酒任性，不拘小節。以家貧求試，守繁昌令，遂節酒自厲，甚有能名。後來官至司徒左長史，時值八王之亂開始，輔之懼禍，復求外出，爲建武將軍、樂安太守。於是故態復萌，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，不視郡事。

## 國際法之展望

——人人文庫特四三五——

杜蘅之著 定價四五元

本書內容側重於從理論上展望國際法的發展，並且所處理的課題係按歷史的軌跡，從古代國際法的自然法淵源，經國際法之父格魯秀斯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純粹法學思想，而談到今日太空法的基本觀念，使國際法的發展的一個簡明輪廓呈現於讀者眼前。至於作者對聯合國憲章之校評，細密嚴謹，尤爲前人所未有者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